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二

占度載

度 四十三

四夷 十

哈密考

未斤等衛附

古者西番北戎乃二種以元之盛并而有之故

西番酋長皆韃靼苗裔矣

中朝命官為夷狄長史紀善本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夷十

一

州千五百里為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唐西伊州元族屬成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為王改稱忠順賜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於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郎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周安為長史劉行為紀善駸駸視內藩矣未幾脫脫為祖母速哥失里所逐



朝不再
見

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貢不絕、然酒酒昏縱、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刺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稍輯、惟瓦刺一入寇、忠義王以聞、詔詰瓦刺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以脫脫子卜答失理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瓦答失里、嘗爲其母乞醫藥、上嘉子之、仍勅罕東諸衛還所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一

古度載 度 四 庚 十

二一

掠哈密人畜、無何、瓦刺攻哈密、刼王王母去、詔詰瓦刺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瓦刺、稍貳于我、璽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毋爲人所誑惑也、然竟不悛、益逼虜、拘留漢人、因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毆死、護行軍校、邊臣請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罽毼冠、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答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

及諸藥物甚賤、其後請以部人必刺牙失里爲國師、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喇、阿兒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而哈密曾母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頁十

三二

母及金印去、罕慎竄居苦峪城、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唇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擣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池、以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

速壇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入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言、宏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尙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我尙却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憫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夷十

四

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孛刺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牲畜爲解事聞、賜敕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畧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

在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
魯番刺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叩
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
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
暇、烏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
巴歸貢、乃許、不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
寫亦虎仙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孛刺爲之長、
如罕慎故事、海等不待詔還歸、下獄、請免、阿黑麻
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衛、聲取甘州、于是戍其使
武備志

物故、文升意失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
軍士勞苦遠征、當賞上念邊臣出而塞外功宜錄、
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
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刺并種人亦寄
居赤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
奄克孛刺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訐訓曹
郎、禮部尙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
失互市窘、乞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
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夷十

六一

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佐
之、奄克孛刺以兄罕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
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立、而陝巴嗜酒培克、部會
阿孛刺復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爲王、陝
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刺、還陝巴、不聽、傑與奄
克孛刺等擒斬阿孛刺、復其王、送真帖木兒、還土
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讎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
以母罕慎女也、依奄克孛刺、守臣恐與陝巴嫌、使
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

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爲護行、至則招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而導之侵我、奄克孛刺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師往討、時鄧璋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庚十

七一

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尙爲所留、我益幣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許至肅州、歸幣千五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密城、大入爲寇、遊擊芮甯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

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使媾、瓦刺達兵掠其
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
及奄克孛刺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都
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人張永往視
師、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甚、又竟不
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兢、安能加我、且各
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
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請上裁、兵尙書王瓊、右昆議、從
武備志

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尙書胡世甯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自隳千城、非計乃戍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一

占度載 度 四夷十

九一

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兒旣敗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尙書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孀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爲土魯番所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

其言不可
大寧
自不可

棄哈密
自不必
復也

趙載彭濬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
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
議、時順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
哈密者所以離戎虜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
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
乎、第宐覈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夷、屏我
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後為也、尚書世寧
疏言先朝不惜棄交阯大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
封殖忠順以為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為虜
武備志 卷一百三十一 古度載 度 四夷十 十一

逐、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竭財力、無尺
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為資、以邀索我、臣以為此與
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
王又在哈密西、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
勿問、而獨戀戀於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
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
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
蘭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
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

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柰我何、我料
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撓之、拊新附、賞有功、內治
既修、何憂乎狡夷、上是之章、下瓊、瓊引夷使伏塔
下、風諭朝廷威德、爲言牙木蘭已他徙、釋馬黑麻
虎力、嬾翁俾入貢、滿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犒
之、遂以哈密歸、然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
馬黑麻速壇所據、語具土魯番考中、諸酋亂吉孛
刺等、瓊皆爲請、龔招居近地、耕牧河西、入貢如故、
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助掠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古度載 度 四夷十

十一

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母虜、赤斤諸衛相
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遞歸遞奪、我自楊翥
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闢其境、徒重棄
金印、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
返、世甯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
濂、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
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
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
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

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寇難橫挑、其大者有五焉。一、藉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瓦刺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劄夷未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旣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并力則捉襟深入、則枵腹五也。况哈密遠在磧外、豺狼是鄰、強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將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一

古度載 度 四夷十

十一

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邁轡、惟吾欲爲、招瓦刺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瓊與謫戍、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番、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

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涼、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古度載 度 四庚十

十三

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僉事、明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卽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爲盜、暴苦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刺寇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

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勅戒胡麒、而以鎖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刺也先來求婚、未卽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遷避瓦刺、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自心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柰何棄之、爾第保險、緩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瓦刺強、赤斤蒙古以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州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古度載

度

四夷十

七

者赴闕下乞、携部落來歸、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帳、相讎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兒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曾刼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刼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

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脇使助已、阿速白其書、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瓦撒塔兒、從夷族請也、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會復表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視事、賞播塔兒亦自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俟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一

占度載 度 四庚十

五

後土魯番陷哈密、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氊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刺

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山、江死於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

武備志

卷三十五

占度藏 度 四夷十

其

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詰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刺藏卜、攝刺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刺藏卜嗣、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恐患邊、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爲所掠、勅戒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

事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尙幼以其叔輟思叅已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宏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卽兒子干奔請嗣王許之終宏治世干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刺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考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答林元帥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一

占度載 度 四夷十

七一

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後爲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藥王淮報可以三卽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卽思及安定會刼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合闊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卽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

罕東兵討之、散卽思懼而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京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一

古度載 度 四夷十

六一

阿真川、土酋哈咎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逃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爲亂、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

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劄兒加邀、刼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計、寇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逋逃之弗誅、兵且無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木江、劄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塞下、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古度歲 度 四夷十

九

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讐、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遂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讐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麻思結、卽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宏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尙書馬

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宏治時、往往款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日羔刺嗣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日羔刺約束、部落駸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庚十

三

沙州與赤斤接壤、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人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上語戶部臣曰、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來以聞、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

地仍諭困卽來善撫部落毋盜鄰啟釁其後屢偵
瓦刺哈密事情遣使來告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
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
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卽來請
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刺也先欲爲弟
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卽來卒困卽來受職四
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喃哥嗣爲都督僉
事弟克羅俄領古爲都指揮使佐喃哥領衛事明
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庚十

十一

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刺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
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之其
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爲瓦刺僞封今喃
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
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上以其父兄恭
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刺率部屬二百餘戶
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
三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
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古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茅子曰、凡祖宗所垂、有必不可更者、成憲是也、有必不可固者、機宜是也、憲者、利病均焉、故先王之制憲也、度其利、又商其害、神謨深遠、杜幾察微、後世君臣、不得而輕議也、若機宜者、因乎時而已、故漢高與虜和親、而武帝以捕斬收底定之功、前漢開西域、斷匈奴之右臂、而光武以閉關致寧謐之福、寧有定軌哉、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憊中國、則哈密爲甚、夫番雖勁、不能當虜之十一、而我以二祖封殖、守之不改、本以夷防夷、而後反樹彼以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庚十

三

勞我、故易曰、知幾者其神乎、知幾者而後可與謀國事矣、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四

四夷 十一

土魯番考

土魯番本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在火州西百里、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度 四夷十一

一

番僧綱司官、賜鈔幣遣歸、九年、土魯番總統古麻刺失里、十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各遣使貢、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留京師、自効、上嘉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尹吉兒察死、其子卜煙川兒復自土魯番來歸、授指揮僉事、正統天順間、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猶王也、累

引兵劫掠哈密諸部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用繼擾哈密及赤斤蒙古諸衛、攻掠甘肅、爲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復歸哈密、語且哈密考中滿速兒死、子沙速壇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并求給地以居、守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究惡、今馬黑麻結婚瓦剌、潛耕屬衛、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奸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欲爲窺伺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占度載 庚 四庚十一

二

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諭以華夷界限、不可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毋殘害哈密、毋苛取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迷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兵征討、閉關絕貢、詔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因而叩關、總兵仇鸞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夷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爲調停、示寬恤、詔姑從之、仍

奪鸞鳳、翔博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屢貢、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瓚、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爲請、禮部言瓚非等所請、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瓚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縻、制可、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黑風、水草俱乏、難以遠據、而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徼利、至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亦戢、始陳誠使回言其國

武備志

卷三百三十五

古慶歲

慶 四夷十一

三二

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峯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

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吞併諸國、地大人衆、異於向時矣、其地近土魯番者、爲火州柳陳、

茅子曰、葉少師嘗有云、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戍已校尉足鞭箠諸國、唐翹文泰稍不恭、侯君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祖宗之神威淵畫、詳於北而畧於西、無以震之故歟、爨興於哈密、而禍結於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禦戎之鑒也、

武備志

卷三十三

古度載 度 四夷十一

四

